



行印社版出人工

著亞主黃

李慶萱

CA707/09

書叢小藝文衆大新

萱慶李

著亞主黃

行印社版出人工

李 慶 章

作 者 主 題

出 版 者 工 人 出 版 社

北京西便門胡同三十號
電報掛號二三七三

印 刷 者 工 人 日 報 印 刷 廠

一九五一年一月北京第一版

印 刷 許 可 證

(112) 1—10000

李慶堂

黃亞著

鶴崗礦山有個李慶萱，

發明掏槽釘子美名傳；

採煤生產貢獻大，

頭等紅旗獎章掛胸前。

幾句閒話提過，聽我說一段紅旗獎章的故事。這故事出在松
江省鶴崗煤礦。

一

紅旗獎章在李慶萱胸前直煌眼，瞅着獎章便想起李慶萱的身

世來：他今年二十九歲，粗粗壯壯的大高個，兩道黑黑的眼眉，紅撲撲的臉長的挺清秀。平常不大愛吱聲，啥事都像沉住氣。可是誰跟他一嘮到坑口機電上的事，他的話像搗不斷的絲沒有頭，還說的條條是理，一心樸實的要跟你講個水落石出才算完。

李慶萱老家在離本溪湖二十五里的前廠子，跟前有條太子河，說不上那年就漲水，一漲水年景就算糟，莊稼人弄得禾粒不上家，一年到頭落個白忙。一九三二年這一帶夏天火暴暴的不下雨，把莊稼旱的伸不起腰，葉子黃的刷刷響，堡子裏上點年歲的人都愁眉不展，整天哭喪着臉盤算上冬租子交不上，明年日子沒法過！李慶萱的爹跟他媽一商量，打算叫李慶萱出外學手藝，還能帶出個嘴。有天晚上蘸油燈不很亮，挺大燈花子得一勁撥。李慶萱也媽把他叫到跟前吞吞吐吐的說：「孩子！這都是年成趕

的呀！你爹那變大歲數，咱們一家上上下下這些人真像你爹養活，媽尋思叫你到外邊學點手藝……」他媽說着眼圈有些紅了，掀起衣大襟擦擦眼，往下沒說出啥。

李慶萱急忙扯着他媽的手說：「媽！你還難過什麼？我十六歲的小夥子，憑兩隻手幹點啥活還能餓死？書不唸沒啥，誰讓咱窮啦的？」

「孩子！給人家踢門坎子可不易。常言說的好：『頭三腳難踢！』那冷作坊涼板凳得熬三年哪！幹啥瞅着人家眼珠行事。如今那個大廠子都有鬼子，咱又不憐那牲口話，萬一做錯點事，小鬼子發了驢脾氣可够噲！」

「媽！你就放心吧！啥事要前怕狼後怕虎還能行？學手藝還有不遭罪的？」「不受苦中苦，難得甜中甜」。別看我十六歲也不

傻，遇事我心眼乖活點就行唄！睡覺吧！」

人託人臉託臉，算把李慶萱學徒的地場找妥，打好一床薄薄舊麻花被，天剛朦朧亮，喝點稀粥就要走，李慶萱媽還是難捨難離的囑咐着說：「在外自個要知冷知熱，別盡耍孩子脾氣……」

李慶萱的爹攔一旁搭上腔：「小子要闖，叫他在外邊長長見識，你總是怏心這個怕那個。」

「總是你說得對，見識高，誰掉的肉誰不疼？」狠勁把衣大襟一掀又放下，抹了一把鼻子。

本溪湖的大烟囪比廟上旗桿還高還粗還多，人們三一串兩二夥的都忙着上班。本溪湖的早晨比村堡熱鬧，李慶萱的眼睛有些不够用，眯着啥都是新玩藝兒，又嚇的緊溜邊走怕叫車碰着。到煤鐵公司電氣工廠，被人領進宿舍，小包、帽子、油衣裳啥的掛

滿牆，屋裏亂闖闖的進來一個人誰也沒理會；都忙着洗臉刷牙要開飯。李慶萱把小行李捲放在長溜板舖緊裏頭，又到事務室規規矩矩叫人家問了一頓，家鄉居處，祖宗三代，李慶萱警的滿頭冒汗，好容易算闖過了這一關。晚上收工吃完窩窩頭有了空，大夥圍在李慶萱跟前閒嘮嘮，你一言他一語嘮的挺近乎。李慶萱冷古丁問出一句：「咱廠子學徒的有啥規矩？我新來乍到也摸不着頭，各位師傅遇事多告訴點！」

「誰還沒在學徒時過過，咱機器房子這幫耍手藝的都沒說，有個到不到的誰都能包涵，你就把那個「金牙鬼」打點好了就行！」

大夥異口同音的說：「王師傅說的對，頂數那幫楂子「金牙鬼」可惡。屁大點事也急眼，一急眼不是打脖溜就罵八嘎。」大

夥一聽說起『金牙鬼』都要搭腔出出氣，聲越嘈越高。王師傅伸出兩隻手往下壓了壓，像是叫大夥把聲放小點，這節股眼誰的話都像堵滿了脖子說不結，一脖子苦水都要倒，攔也攔不住說也說不聽。

一個挺年青看樣只有十四五歲的學徒工，頂數他吵吵的歡：『操他媽的，那回因為打洗手水涼點，『金牙鬼』把我攆頭蓋腦暴揍一頓，打的鼻口流血，經理那胖傢夥還叫我給他賠不是，真他媽騎在頭上拉屎，等有我反把那天非拔掉他金牙不解恨。』

『小三你竟亂吵吵，啥事沒頭沒腦瞎冒泡，萬一要叫『金牙鬼』聽去，你還不是要當『思想犯』哪！我看明爭不如暗鬥！』王師傅把後尾這句話拉的挺長，也說的挺低，只有跟前的人聽得見。大夥的眼光都冲着王師傅的臉，空氣裏悶悶這個望望那個，

再瞧瞧王師傅，胖胖的圓臉，太陽窩青筋都暴出來，眼睛死盯着天棚半天沒喘氣。最後說出一句：『在活計上見，叫他小鞋穿不上就够了。』大夥點點頭：『叫他小鞋穿不上！』

工廠上下百十多耍手藝的，對王師傅都挺尊敬。這裏有一段道理：王師傅到廠子才二年多，手藝呱呱叫，教誰也不留後手，廠子裏要有個扎手活誰都愛找他，三番五次給指點個一清二白還不算，抽空摸空他還到機器旁邊把手教。誰有個警氣窩火都到他跟前訴訴苦，廠子『金牙鬼』和『胖傢夥』出啥調離工人的壞道道，大夥都背地裏找他合計出出道，沒上過他們的當。這正是：

『金牙鬼』雖有十條心計，

手藝哥們合計無窮。

馮華大夥白三這！

不能上他計牢罷。

明着動武幹不過，

叫他小鞋穿不成。

二

鬼子管工廠規矩嚴得可恨，學徒的頭一年不讓進機器房子摸機器，盡在外邊打閒雜，掃地、打洗手水、抬東西啥的都得幹，少幹一點就吹鬍子瞪眼罵『八嘎』。李慶萱就這樣住上了一年，自個覺着挺憋扭，幹活不讓進屋能學啥？一瞅見『金牙鬼』和『胖傢夥』打心眼往外不痛快；晚上收了工挺好，跟王師傅湊在一起，愛聽他講講幹活竅門、大夥別欺生，小鞋穿不上……。一來二去王師傅挺喜愛李慶萱，看他幹活實在，心眼靈，告訴啥事

又上心。有一天王師傅跟『胖傢伙』要求，要把李慶萱調到電氣廠子來學點手藝，『胖傢伙』呆半天才用鼻子哼了一聲，最後吐出一句：『吉出（就是金牙鬼）那角活他還得幹，多嚙招呼多嚙到，不結可不成。』王師傅也含糊的哼了一聲。從這往後，李慶萱到電氣廠子跟王師傅身前身後幹活了，有時捲線輪，拆舊電滾子，王師傅出外頭去就給修理電機，抓空就學學電氣活。李慶萱覺着挺有趣，那塊不明白就一勁問，王師傅也不嫌麻煩總告訴：什麼高壓活該注意絕緣澆透泥斯，小活要做的規矩，做完試驗電流……。一宗一宗李慶萱不但上心，還把它記的滾熟。

一展眼光景又快幹一年了，李慶萱學的電氣和捲線活摸着些門道，王師傅能撒開點手，大夥都誇李慶萱進步快。李慶萱一邊幹活一邊還照徒弟的步法走：給『金牙鬼』打洗臉水的事，還是

照章辦事。啥事越怕越沾包。一天早上李慶萱早給『金牙鬼』打來洗臉水，怕過鐘點就沒熱水。呆的工夫大了水涼了。『金牙鬼』剛把手伸到水盆裏，就罵了一聲『八嘎』回手一個脖溜把李慶萱打個翻仰，這就不管腦袋屁股連踢帶打，打的李慶萱滿地亂滾，不住嘴的罵，王師傅跟大夥跑過來都瞪起眼睛。王師傅太陽窩的青筋又暴出來，話都來到嘴邊又嚥下去，嚥了好幾回沒吱聲，扯着李慶萱的胳膊拉出去，大夥圍上來，有的給他撲落身上土，有的給他擦鼻子淌出來的血。王師傅告訴大夥去幹活，光圍着啥用也不頂。大夥心裏都像堵住個大疙瘩，不是你咳聲就是他嘆氣，活也沒心幹，該留心的活也馬馬虎虎的幹，雪白的電線，故意的往壞處弄，絕緣油只輕輕刷上一層，好叫電機快壞，這時候大夥才覺出口氣。晚上沒用招呼，大夥都跑到王師傅跟前，等

著他對李慶雲這事出這子好對付『金牙鬼』。沒等王師傅開腔李慶雲就先噤了聲：

『各位師傅八成都爲我的事，我來廠子這二年師傅們待我都好，我真捨不得！就是『金牙鬼』這氣我真受不了，一天兩毛七分錢說啥我算不幹了！』

電工老趙緊接上一句：『你再對付幾天吧，如今晚下了地場事也不易找！』

『人挪活樹挪死，出了這場那能就沒處去。』『金牙鬼』我算把他恨到骨頭縫裏去啦！』

王師傅連尋思帶說：『行啊！咱別歇他在這遭洋罪啦，我看你到通化老嶺那兒當電工去吧！那場開山洞子挺缺人，再說我師兄弟孫有祿也在那兒，給他寫封信準有八成。』這真是：

十指連心不能分，

咬咬那個都傷心；

抱成一團就又滾，

苦難文情似海深。

太陽煖烘烘大地開化了，道上稀尙滑溜，李慶萱到了老嶺，秫稽席的工棚子裏好容易打聽出係有祿，雖然兩下不相識，但孫有祿是滿招待，也挺親近。李慶萱告訴要在這裏幹活，係有祿年青人辦事挺灑脫，馬上告訴老嶺這地場工人生活苦，都住在工棚子裏，鋪點草就當炕，到段上一看更明白，能遭了這個罪就行，這裏倒缺電工，跟把頭說說再給弄兩吊子就許不大離。李慶萱心想：不幹這個又不能喝西北風活看，窮人到那兒還不是遭罪？很痛快的對係有祿說：「孫師傅麻煩你跑趟腿吧！咱這行人到那兒

還不遭罪？能有福給咱享？」

老嶺這地場山連山，硬要開十五里地長的山洞子跑火車，好幾百工人黑夜白天一齊幹，鐵鎬一勁響沒有住閒的空，土籃子走慢了還不行，直直腰的空都沒有，剛過春分早晚還上凍，大夥衣裳破的強遮體，有的褲子像麥穗。困的蹲下就打盹，鬼子監工的瞅着就踢一頓馬靴。晚上更艱苦，沒有行李的抱着兩捆茅草，都顛擠點睡暖和。要壓北風罪就遭大了，凍的直打牙幫骨，越餓饑越哆嗦，心像越抽越小，就得起來到棚子外攏火烤，烤熱前心凍後心，烤完後心前心又冷啦，盼天天也不亮，天亮好吃頓熱窩窩頭一碗白開水。

李慶萱整天忙着拉電線，給洞子裏按燈，裝機器，反正那用那到啥活都幹，慢慢自個也和大夥一樣了，頭髮長挺長不能剪，